

中說

元版

一之七

		五	漢
		二	書
		三	門
二	八	〇	
冊	架	函	號

庫	文	閣	內
五	二	三	漢
八	〇	八	書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38
冊數	2 (1)
函號	298 120

儒家一四

軋



文中子中說序

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
 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達則孟軻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
 人之脩者也孟軻之徒欵非諸子流矣蓋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
 奧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
 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中說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枚姚
 義集而名之唐太宗正觀初精脩治具文經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
 李魏二溫王陳輩迭為將相實永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
 正觀二年觀去聲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
 為長孫無忌所抑思上聲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孤之家代莫
 得聞焉二十三年太宗沒子之門人盡矣惟福時兄弟福時文中子
幼子時音止
 傳授中說於仲父凝始為十卷令世所傳本文多殘缺誤以杜淹所

撰世家為中說之序

社正觀二年卒今世所傳本乃正觀二十二年序

又福時於仲父疑得

關子明傳疑因言關氏卜筮之驗且記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

中說後序也蓋同藏細帙

細音相帙直質反

卷目相亂遂誤為序焉逸家藏

古編尤得精備亦列一篇實無二序以章詳測文中子世家乃社淹

授與尚書陳叔達編隋書而亡矣

叔達依遷史人隋書今亡

關子明事具於裴晞

先賢傳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孤痛其將墜也因附于中說兩間且曰

同志淪殂

應音祖

帝關悠邈文中子之教鬱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

知杜淹見抑而續經不傳諸王自悲而遺事必錄後人責房魏不能

揚師之道亦有由焉夫道之深者固當年不能窮功之遠者必異代

而後顯方當聖時人文復古則周孔至治大備得以隆之昔荀卿揚

雄二書尚有韓愈柳宗元刪定李軌楊棟註釋

涼其况文反

中子非荀

揚比也豈學者不能伸之乎是用覃研蘊奧引質同異為之註解以

彙斯文夫前聖為後聖之備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離聖而異驅得

古而近習而能格于治者也

皇宋御天下尊儒尚文道大溥矣修

王削霸政無雜矣抑又跨唐之盛

化切

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韓愈

力排異端儒之功者也故稱孟子能拒楊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軻

氏儒之道者也故稱顏回謂與禹稷同道愈不稱文中子其先功而

後道歟猶文中子不稱孟軻道存而功在有中矣唐末司空圖嗟功

廢道衰乃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之於前

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噫知天之高必辨

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則簡而功密矣門人對問如日星

麗焉雖環周萬變不出乎天中令推策揆影庶髮鬣其端乎大哉中

之為義在易為二五在春秋為權衡在書為皇極在禮為中庸謂乎

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惟變

所適惟義所在此之大略也中說者如是而已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又問彼之說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魏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下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趣可以類知焉趣去或有執文昧理以模範論語為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也逸才微志勤曷究其極中存疑闕庸俟後賢仍其舊篇分為十卷謹序

篇目

王道篇	天地篇
事君篇	周公篇
問易篇	禮樂篇
述史篇	魏相篇
立命篇	關朗篇
	文中子序終

年表

甲辰	隋文帝開皇四年	甲辰	十四年
乙巳	五年	乙卯	十五年
丙午	六年	丙辰	十六年
丁未	七年	丁巳	十七年
戊申	八年	戊午	十八年
己酉	九年	己未	十九年
庚戌	十年	庚申	二十年
辛亥	十一年	辛酉	改元仁壽
壬子	十二年	壬戌	二年
癸丑	十三年	癸亥	三年

至長
隋文帝
帝見
策不
用東
婦

銅川
府君
歌伐
木以
命是
於四
方志

文中
子始
知書

銅川
府君
告以
元經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巳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場帝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蓋千餘人								楚公尚書	
門人不至								召子蜀郡	
一元								不司戶	
蓋千餘人								不司戶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越十年	戊子	實唐太宗正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四年	觀二年	也御史大夫杜淹				
以普			子寢	始序中說	及文中子世家				
即國			疾而	又越二十有二年	巳酉實				
士微			終日	正觀二十三年	也福時傳				
並不				授中說於仲父疑					

中說卷第一

王道篇

阮逸註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矣上黨有未嘗不爲於斯斯文然亦未嘗得宣其用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志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謹義九篇謹音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自先生至銅川文中子世家言之備矣時變論至余小子獲覩成訓興衰要論今皆亡六代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也勤九載矣大業九年自長安歸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因祖德考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

足徵也董常字登常弟子亞聖首元經春秋異名也義包五始吾得

皇極讜義焉去就適中權衡褒貶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前賢文集所記吾得

時變論焉以化俗推後吾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也史官載言所錄吾得政

大論焉其言大道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非以子曰然子謂薛

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薛收字伯褒隋內史道其述書也帝王之制

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史有記言則制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

究焉而皆得史有明得失窮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

常中有記事搭邪正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載

也載事明得失皆史職文中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史

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紛亂故子不豫為

江都有變大業十三年帝幸江江汶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自漢

至隋胡獻反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唐太宗行堯舜之

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不勝時故曰久矣董

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秦長安隋

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六國燕王嘉魏王假齊王建楚

網紀之實皇切皇之名無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與其

視聽乎變民耳目使知有王道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六

上注見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三百篇收曰然子曰余安敢

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告

元經可得言必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惠帝名衷武帝子也

起於此元經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言不元經褒貶所以

故起於此元經起於此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言不元經褒貶所以

起於此元經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言不元經褒貶所以

起於此元經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言不元經褒貶所以

起於此元經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言不元經褒貶所以

起於此元經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言不元經褒貶所以

起於此元經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言不元經褒貶所以

起於此元經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言不元經褒貶所以

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主而賞罰不明乎晉惠猶無主薛收曰然則春秋

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周平王幽王之室衰微東遷居洛魯隱公惠公之子平王同時

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後人不知代行衰周之法謂東周始王讓國賢君非也薛收曰今乃

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郡公上聖人仲尼下聖人

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春秋無經

扶又切禮法之皇極也不其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曰仲尼沒而文在

茲乎前聖後聖一也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為乎孟子曰大而化之謂聖而

不可知謂神順之則吉逆之則凶神在易中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後魏初年門

人未達叔恬曰王無忌所恐出為大原令王氏家書稱大原府君夫

子之歎盡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

之三才其捨諸後魏德被黎民亦天地子聞之曰凝爾知命哉子在

長安坊素蘇變李德林皆請見揚蓋字處道帝時為司徒專朝

李德林字公輔估命掌庫書為儀同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

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上正下曰政變與吾言終日

言聲而不及雅知音為聲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修詞為

為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預朝

名選令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知正人不言聲而不及雅是

天下無樂也知和德音不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知華辭不王

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禮樂崩文可憂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

蕩蕩周室大壞之詩也于眷反門人皆露襟焉哀隋將亡子曰或安而

行之聖人或利而行之賢人或畏而行之中人及其成功一也稽德

則遠功則同而聖賢賈瓊門人習書至栢榮之命續書有栢榮之命

武大曰洋洋乎光明之業光武帝天實監爾能以揖讓終乎初光武

土強為太子強讓其弟陽陽立是謂明帝蓋繁師玄未將著北齊錄

天命授陽而使榮導之所以終讓成美也

以告子李德林父子俱有北齊書王邵子曰無苟作也勿苟且表

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用也文詞而已也

三德越公揚素也食經淮南王撰盧仁宗崔浩亦有之酒誥云越小

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時素三德云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

也靖君亮問辱門人子曰言不中不中節行不謹不勸不見利不勸皆勉

之主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成二七年孔子曰三年有成九

明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樂仁之裴晞曰何謂也傳未見子

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成

九而成見王化之然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

可俯而窺也鳳凰何為而藏乎驗引古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費費耗

遠方珍貢乃可封禪特設詞諫止耳非典禮所載之實禮時見反

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始皇東秦德漢武帝用齊人公孫

言封禪登仙遂升泰岳又上泰山封土有玉牒使方士求神子曰易

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音洛去去聲子曰無赦之國其

刑必平無幸免則多斂之國其財必削既富後則子曰廉者常樂無

求貪者常憂不足反相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乎杜

晦字克明唐太宗時朝改典章文物皆杜所定董常房元齡賈瓊問曰何謂也疑補天子曰

春生之夏長之聲上秋成之冬斂之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君得

其為君臣得其為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謂

其猶天乎刑厝粟斗三文行道千里不齋糧王道盛非如天之郊

幾吾察之久矣目光惚然心恍惚憂兒此其識時運者憂不

逢真主以然哉知隋運亡又未遇太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

費而民不勞何也書稱四岳此言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

也簡則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李離列於國誰居乎音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曰何居幽王之罪也幽王惑褒似廢中后申侯弑之周遂微故始之以黍離於是雅道

息矣王國十篇子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治臻皇極則五行各叙故

禮行皇極也四靈為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仁及飛走則龜龍麟鳳在沼數故樂形仁聲也

許子曰遊孔子之廟漢已後郡國立孔子祠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春秋行法君父尊詩序人倫夫婦正其與太極

合德神道並行乎窮言無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孝逸未見夫子謂文申子

也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賁言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

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

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孔子生民之師大於生我鞠我者之恩吾子汨彞倫乎擬人必於其倫不可汨也

也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藏否韋鼎請見子三見而三不語

恭恭若不足謂日擊道存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

言之化不殺之嚴矣不得其言而得其志湯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

惟賢知賢敢問夫子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使祐字叔子晉欽平吳以祐督荊州祐

緩懷吳人吳之降者欲去則聽之遜字伯言為素曰已死矣何可復

使不梧諷子曰今公能為羊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益通聞

迹者悅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折衝也冲直也麾兵橫直衛辨縱橫晏子用此

子之家六經畢備朝服祭器不假不假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正家

天子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隋多無功食祿于安切子曰

七制之主其人可以即戎矣績書有之制皆漢之賢君立文武之功業者高祖孝文孝武宣光武本則孝

章是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外不可觀猶子也哭寢則大親不可視

門之拜而受弟知生者弟彼弟我裴晞問曰衛玠稱人有不及可以

情恕非意相于可以理遣何如玠字叔寶善談玄理子曰寬矣重寬

曰仁乎寬以子曰不知也仁道至大阮嗣宗與人談則及玄遠未嘗

藏否人物何如藉字嗣宗口子曰慎矣慎言曰仁乎慎似子曰不知

不倫人之過子曰慎矣慎言曰仁乎慎似子曰不知

也仁非子曰恕哉凌敬凌敬未見視人之孤猶已也心已心為人

幼吾幼以及人子曰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者吾

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也如不得見

必也剛介乎剛者好斷介者殊俗剛必果介自薛收問至德要道子

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行成德德成道德禮不云乎

至德為道本周禮師氏易不云乎顯道神德行繫辭云子曰大哉神

乎所自出也本諸身至哉易也其知神之所為乎無左子曰我未

見嗜義如嗜利者也和而有宜曰子登雲中之城漢雲中郡望龍門

之関龍門縣曰壯哉山河之固賈瓊曰既壯矣又何加焉子曰守之

以道險不降而宿于禹廟觀其碑首曰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文典

以達文達以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

不可謂知人矣劉峻字孝標性率多傲時任助死有子東里冬衣嘗

取見辯命論曰人道廢矣峻又有辨命論言管輅才高不遇乃謂窮

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孔明言普天之下莫非漢民

必可功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發其蘊夏

成治定子讀樂毅論言不投即墨及晉文城者其志以天下為心非

兼并齊國而已仁哉夫毅不屠城善藏用也智哉美太初能發明毅

之仁子讀無鬼論曰未知人焉知鬼蓋不知聖人不語之旨於慶

反也

中說卷之一

中說卷第二

天地篇

阮逸註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圓動地方靜人動靜之中也者心可見矣子

曰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為乎勿之所存我從而樂音洛仁者壽其忘我之所

為乎我忘厥力物將自化故壽子曰義也清而莊姚義傳未見清潔而端莊靖也惠而斷李本名

善論兵惠物而重斷其勇韓擒虎伏其威也和而博賈威字文蔚竇后從兄也和容而博識

收也曠而薛收字擘廣瓊也明而毅賈瓊通明淹也誠而厲杜淹字執禮隋隱太子

遂魏徵字玄成大雅深而弘温大雅字彦弘叔達簡而正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若

逢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清彦傳皆為僕射或為內史令淹

師大雅叔達皆為尚書是皆卿相也然各有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

二德而未成全才故曰禮樂未備相去声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

其勤也權才也其靜也至性也其顏氏之流乎秋之微者其庶幾乎

叔恬曰山濤為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奏于
 朝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如何子曰密矣山濤字巨源為吏部曲選
 十餘年天下稱為得士然
 使非吏隱非隱是密而已曰仁乎所以忘子曰吾不知也李密見子而論兵密字法
 王襲爵
 為公與揚玄威謀亂自謂能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孤虛
 之家
 音預與李伯藥見子而論詩伯藥字仲規德材
 子不答伯藥退謂薛
 叔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魏應璩劉公幹
 梁沈約謝靈運分四聲八病四声韻起
 自沈約八
 病未詳剛柔清濁各有端序語健為剛音婉為柔
 標逸則清質實則濁音若墳篋墳土音剛
 而濁篋竹
 六竅篋橫吹七孔音喧篋音地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叔
 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風化夫婦三綱之首
 也吟詠情性五常之
 也於是徵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
 貢告也歌綠竹則知衛風歌反居則如素知鄭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詩言
 俗鄭六卿餞韓宣子宣子曰吾以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
 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齊溜文際
 之末也

子曰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
 為道義學文本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叔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
 往事之無失也薛道衡時為內史持節知文中
 子聖人謂八卦九疇盡則之矣子曰士有糜衣鮮食
 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奢至德鮮
 相然功子謂魏徵曰汝與凝皆天之直人
 也徵也遂凝也遂謂果行也
 凝謂凝特若並行於時有用捨焉遂行
 凝執子謂李靖
 曰凝也若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不撓
 曲李靖問任智如何子曰仁以
 為已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為賊盜亦有道
 音佩君子任智而背仁為亂攻
 異
 也端害薛叔問仲長子光何人也子光字不循游于河東人問者書老
 易二字為對王績有仲長先生傳
 子曰天人也叔曰何謂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
 獨能成其天以形言之則人以道言之
 則天禮曰安則久久則天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
 恕乎曰敢問恕之說子曰為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為心孝則知
 父之慈為人
 弟者以其兄之心為心悌則知
 兄之友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
 至孝近王
 至弟近霸

推王道於天子曰君子之學進於道齊天小人之學進於利管楚難

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為我謝楚公揚玄感襲封楚國公舉

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為禍先非應天府

李密問王霸之略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易為輕易之易一

愛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竟叛子居家雖孩孺必狎不威其使人也

童僕必斂容慢子曰我未見知命者也命大命也德合於天而心復

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絕四者惟義所惟有道者能之

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且庶人之

職也舜在畝畝志存天下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不

足富者具棺槨孔子謂子路曰斂手足封域之制無廣也古不封不

則止子之室酒不絕禮用有節薛方士問葬方士未見子曰貧者斂手足富

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周禮祭天曰祀祭地曰祭祭宗廟曰

而天入統和達茲三者之說則無不至矣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

密其接下也温其臨事也斷密字景略為符堅相議赦而青蠅世之

強行於太平則亂矣蘇綽字令綽後周文帝時為尚書掌機密長於

亂問牛弘子曰厚人也牛弘字里仁隋文時作相宣勅而子觀田魏

素然後舉或問蘇綽子曰俊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

首因閑祭得天人之道故悅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

而天入統和達茲三者之說則無不至矣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

密其接下也温其臨事也斷密字景略為符堅相議赦而青蠅世之

強行於太平則亂矣蘇綽字令綽後周文帝時為尚書掌機密長於

亂問牛弘子曰厚人也牛弘字里仁隋文時作相宣勅而子觀田魏

素然後舉或問蘇綽子曰俊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

首因閑祭得天人之道故悅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

而天入統和達茲三者之說則無不至矣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

密其接下也温其臨事也斷密字景略為符堅相議赦而青蠅世之

強行於太平則亂矣蘇綽字令綽後周文帝時為尚書掌機密長於

亂問牛弘子曰厚人也牛弘字里仁隋文時作相宣勅而子觀田魏

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志乎徵曰願事明王進思尽忠退思補過

直而遂淹曰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誠而厲常常曰願聖人

之道行於時其動常也無事於出處其靜子曰大哉吾與常也可與

與至其道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令之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

焉仁壽四年在長安謁文帝見公卿異端輕率文辭子在絳州程元

者因辟收而來元門人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夫子載造彝倫

一匡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矣晉尚虛言至南朝潘靡左道變

子曰蓋有暴名而作者吾不為也虛名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與其

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未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用隋將興者吾惜

其不得見將其志勤其言微其事以蒼生為心乎時門人千數至鄉

生受賜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捨兩漢將安之乎也

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怨統天下乎仁若文帝感縹紫去肉刑

義若武帝殺釣六防后族之

亂公若明帝不許管陶求即其役簡也仁其刑清義君子樂其道公也

若君章帝赦楚王徙者是也小人懷其生怨四百年間高祖至獻帝四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

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學也禮樂者王道淳則率漢子曰王

道之駁久矣駁禮樂可以不正乎禮論樂論大義之蕪其矣荒蕪無

詩書可以不續乎續詩續書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

堯直讓舜大也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定法以聖承聖何其道甚闊不可格

于後後若無聖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弑終焉湯直伐必也有聖

人扶之何必在我我謂其道亦曠不可制于下下君有姦臣則無如

有用我者吾其為周公所為乎可以承則承可以扶子燕居董常贊

威侍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

經制大備一謂堯舜湯武一歸于道也公羊傳曰周公何以不之魯

禮器是謂大備後之為政有所持循一本依修吾視千載而下未有

大備盛德也

禮若武帝殺釣六防后族之

義若武帝殺釣六防后族之

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謂吾道春秋所以明周公也禮曰述者作

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無位則修而取中如字又去聲千載而下有申周公

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時異事殊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

讓也仁當子曰常也其始坐忘乎顏子坐忘遺照靜不證理而足用焉性則本

性則不待外徵物理而後致用也如此則當其無有證之用思則或妙妙謂幾微也知我其神

也也董生雖不蓋聖而未始無思故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

不至於彼門人曰徵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徵也去此矣而未

至於彼已離中賢之性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達者無方

焉故設之以方必也無至乎待至彼然後見道亦未為達者也猶一

使趨於彼也神無方聖人與神道董常聞之悅自至門人不達若房觀尚未至彼

董常曰夫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致知在格物物格然後知至

則忘之若俱去道之應物知是無方非來無所從去無所視去來

則何有來何有去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無所來去混然

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德也道大

而無所道德高而無所德是忘也元也志仁義志末仁則志末義則子曰

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數數然也數音朔其於彼有所至乎專

至一隅也子曰董常時有慮焉勉而中然思則或妙慮必時中其餘

則動靜慮矣其餘程薛房魏暈慮非時中然會其有動靜則慮子曰

孝哉薛收行無負於幽明山牧父道衡非辜見戮收道於首陽子於是

日弔祭則終日不笑哀未忘或問王隱隱字處叔多知西都舊章世不甚

傳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學瞻或問其道子曰述作多而經

制淺其道不足稱也器謂小學而已若加之識子謂陳壽有志於史

依大義而削異端壽字承祚着三國志善叙事初王沈撰魏書韋耀

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解甯字武子為穀梁集

殺梁失短皆詰正 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 史記雜黃

奸雄之詞漢書又模範紀傳 史記雜黃 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 史記雜黃

愈加文飾是史筆之罪也 史記雜黃 理穀梁劉歆好左氏各守一家而 史記雜黃 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史之失自遷

不能貫聖經之本是古學之罪也 史記雜黃 固始也記繁而志寡 史記雜黃 但務廣記而不原 史記雜黃 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

而任傳 史記雜黃 但爭衆傳而不原 史記雜黃 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 史記雜黃 淮南王聘九人 史記雜黃 二十篇號 史記雜黃 三傳作而春秋散 史記雜黃 公羊高穀梁喜左 史記雜黃 賈瓊曰何謂也子曰

白黑相渝能無微乎 史記雜黃 白黑渝正色 史記雜黃 是非相擾能無散乎 史記雜黃 正道 史記雜黃 故齊

韓毛鄭詩之末也 史記雜黃 后蒼所傳為齊詩韓嬰所傳為 史記雜黃 大戴小戴禮之衰

也 史記雜黃 二戴因曲臺語論於石渠成 史記雜黃 禮書殘於古今 史記雜黃 孔安國家藏科斗尚

別得占本奏詩夫於齊魯 史記雜黃 齊轅固生治詩為博士齊人宗之於是有齊魯詩 史記雜黃

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史記雜黃

神受天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史記雜黃 弘道必也傳又不可廢也 史記雜黃 傳之在師 史記雜黃

有限所得無窮 史記雜黃 故周公師天下仲尼自得之仲尼師萬世仲奄自得

之皆神契其道不 史記雜黃 由師明矣孟子曰君子之深造於道也欲其自得

得之自得其則居之安 史記雜黃 則取諸左古子謂叔恬曰汝不為續

詩乎則其視七代損益終 史記雜黃 憊然也 史記雜黃 七代注見上 史記雜黃 子謂續詩可以諷

可以達 史記雜黃 調時攻 史記雜黃 可以蕩 史記雜黃 可以獨 史記雜黃 處 史記雜黃 獨處無邪 史記雜黃 出則悌入則孝 史記雜黃 備矣則

孝悌動天 史記雜黃 多見治亂之情 史記雜黃 亂之情 史記雜黃 文中子曰吾師也詞達而已矣 史記雜黃

聖人不繁文 史記雜黃 或問楊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 史記雜黃

推達意而已 史記雜黃 作太玄經及倉頡訓纂沈默精思好學奇字張衡 史記雜黃

行渾天及地動儀如楊雄之學大抵好奇多艱苦 史記雜黃 曰其道何如子曰

靖矣 史記雜黃 變蓋守靖而已 史記雜黃 子曰過而不文 史記雜黃 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 史記雜黃

君子人哉子曰我未見見 史記雜黃 謗而喜聞譽而懼者子曰富觀其所與 史記雜黃

則仁 史記雜黃 貧觀其所取 史記雜黃 取於義則安 史記雜黃 達觀其所好 史記雜黃 好賢則亂窮觀其所

為善則生 史記雜黃 可也 史記雜黃 四者可以知 史記雜黃 或問魏孝文子曰可與興化 史記雜黃 後魏元

始都洛陽修文物制度大和 史記雜黃 詔銅川夫人好藥好去声 史記雜黃 子始述方術

冊帝自為之可與興文化矣 史記雜黃

始都洛陽修文物制度大和詔銅川夫人好藥好去声子始述方術

冊帝自為之可與興文化矣

非事親不服為祀芮城府君重陰陽子之兄也為芮城令子始者曆日且曰吾懼覽者或費日也聖人與天地合德安在推步陰陽蓋以事兄之費日謂辭知仁善處俗謂能隨俗而處以芮城之子妻之計切子曰內難而能正其志謂明夷彖同州府君以之文中子高祖名彥為子曰吾於天下無去也無就也惟道之從從中

中說卷之二

中說卷之三

事君篇

阮逸註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入之道曰無偏曰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仁義者則王道盛也樂者仁之聲也禮者義之容也必待明王乃可興非今爾所及或問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王食不知其他也驕且文餘房玄齡問郡縣之治秦罷侯置守子曰宗周列國八百餘年列國謂封建皇漢雜建四百餘載漢監秦亡之而推封功臣魏晉已降滅亡不暇魏晉已降滅亡不暇魏晉已降滅亡不暇吾不知其用也觀周漢之水魏晉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疏屬山海經云枕汾水之曲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在可以避風雨有曰可以具饘粥饘音施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素驕故以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終巽言子曰古

下素驕故以

時和歲豐則通也

受賜多矣不願仕也

終巽言子曰古

之為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悅謂知德及我恕謂知刑不得已而行今之為

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怨謂不教我而致我詐謂矯求苟免子曰古之從

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已養已數反子曰其矣齊文宣之虐也北齊高洋以廢

法下姚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揚遵彥者寔國掌命揚借字遵彥文宣時為尚書本

史命一人而已視民如傷矣為不終言有賢臣竇威好議禮子曰威也

賢乎哉我則不敢威所好者禮之文耳文中子不敢者禮之情也夫

後賢威威有心大抵治定而不敢北山山人曰單孤丈人無名氏謂文中子

曰何謂遑遑者無急歟子曰非敢急傷時急也急而不修子曰吾不

度不執度德執用不常不遂得常房玄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

謂也續書有霍光之事言廢帝舉帝之事光字子孟先是武帝畫周

三千條光廢之而立宣帝續書云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其一曰

命文中子曰書有命遂矣其有成敗於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

於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古若子游河

間之渚隋河間郡連涿水渚今涿州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丈人無名氏居

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

也子曰隱者也收曰盍從之乎去之子曰吾與彼不相從又矣吾道

吾道自仲尼與荷篠丈人至人相從乎收問至人無子曰否也言至

已來不相從也故曰久矣至人相從乎名還從隱乎子曰否也人有

是獨善一身不以天下為道子在河上曰滔滔乎昔吾願止焉而

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聖人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昔常欲止而心

止矣故退居於河曲子見牧守屢守音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令

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痛隋行秦政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

有社稷焉諸侯稱邦卿大夫稱社稷世奉其祀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襲爵通侯

除不如是之亟也亟猶遽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

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未莫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中弼字輔伯平

總管隋主宴突厥人使命之射一發中的命弼子曰美哉乎藝也六

射一發亦中的弼自矜善射故請子觀中去子曰美哉乎藝也六

射一發亦中的弼自矜善射故請子觀中去子曰美哉乎藝也六

曰三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言藝成而下君

弼不悅而退子謂門人曰矜而復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弼章誅死侯

子謂荀悅史乎史乎悅字仲豫漢獻帝時特講禁中依編年體著前

謂陸機文乎文乎機字士衡作文付及下亡論皆思過半矣子謂文

士之行可見行去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靈運女之孫襲

豪曾為永嘉太守多遊山不所民訟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則

召為侍中稱疾不朝此傲可見也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

典沈約字休文始制音韻好艷治之梁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

反其文急以怨昭字明遠為宋臨江王參軍有虛詞而官不達故多

言急皆狷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南史無吳筠疑是吳

可見矣狷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莊字希逸善詞賦歌詩傳于梁府常

集孔雅珪字德章與江淹對掌文翰而不肯伏掩皆狂而不可見矣

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莊字希逸善詞賦歌詩傳于梁府常

與徐陵同為學士人蘇相相誇時蘇相此賦可見矣或問孝綽兄弟

子曰鄙人也其文淫劍綽字孝綽兄弟孝威孝嚴俱以才名顯其勇

阿士孝綽小名蓋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南齊世

阿士孝綽小名蓋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南齊世

湘東王名子建與兄竟陵王子良聚隋郡王子謝眺淺人也其文捷

降皆好文章有集傳此然志貪富貴繁可見矣謝眺淺人也其文捷

眺字玄暉為齊新安王記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為長夜之飲相和為

室機詞敏捷此淺可見矣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為長夜之飲相和為

詭後可見矣皆古之不利人也或亂身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

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詞簡約而理有法則是君子用心也延之

天下共之平生不拘小節不營財利儉字仲室南齊時為尚書令好

禮學文詞風流自此謝安宴命羣臣作樂險獨念封禪文昉字彥

升梁時掌文誥累為太守凡饋遺與親戚以奉米散荒民當世士

無不歷其門者昉稱引之常言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此心可見矣

用兩尚書召子仕隋尚書者子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署我於

蜀寧僻遠必藏用或曰僻子曰吾得從嚴揚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

嚴君平揚雅子曰吾惡夫倭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也

恪乎恪者不妄散後感王豪誘眾不若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

少怪宋或曰王戎賢乎戎字濬仲晉司空子曰戎而賢天下無不賢矣戎典

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植不自彫魏祖欲立為太子

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明變今之史也耀文詞語問文子

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薛收問續詩子曰有

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下也形天

風二曰政續國蕃臣所以移其俗也蕃臣比古諸侯三曰頌續周殷

以成功告於神明也歌之樂府四曰歎變雅以陳誨立誠于家也

國異政家殊俗詩人哀之歎之所由九此四者或美焉嘉美

勉焉無足嘉或傷焉勉不得或惡焉則傷之或誠焉語他事使

五志皆志子謂叔恬曰汝為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

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衷中也過則抑之不及則

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子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

風乎雅合天下而言也子曰郡縣之政其異到國之風乎列國變則

惟新是圖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世修政教故曰我君不卒求我

也其上下相安乎對建列國本求治也上安其下則下亦安其上也

及其變也風勞而散其人蓋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安其下

郡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苟悅其民幸於成功曰我君不卒撫我也

其臣主屢遷乎此假郡縣之人為言也言我君不終及其變也政苟

而迫其人蓋怨吏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吏苟一時急功雖有善政

未及行也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

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也民君本國諸侯亦吾得

逃乎何敢怨不可逃避怨而不傷則不曰彼下矣彼謂郡縣長下猶去也言終替去吾

將賊之又何傷賊害故曰三代之未尚有仁義存焉邦家有社稷故六代之

季仁義盡矣牧守無子孫故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不以王路使人由之子曰變風變

雅作而王澤竭矣周先王变化变政作而帝制衰矣漢諸帝子曰言

取而行違温彦博惡之彦博大雅弟正觀中為御史大夫有而譽而

背毀魏徵惡之二子正子曰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歟觸情去

殺身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歟強仁非遊仲尼之門未有不追中

者也殺身若子路結陳叔達為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

新者原之以觀其後容其改過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

道民散久矣隋季如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小民窮則盜道之以德懸

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任德信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

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任德發肉刑害於義義象秋也天不

損之可也刑不監衣弋絳傷乎禮禮象夏也君不以小善中焉可

也不福下雖然以文景之心為之可也不可格于後本心在愛民節

必禮後三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且今之事君也以佞道

無所不至皆佞子曰吾於讚易也述而不敢論述謂修之論吾於禮

樂也論而不敢下論公革而已不吾於詩書也下而不敢議不治亂

嚴議其得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聖人立言或微而顯或蓋而

失之由曰夫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可不影或曲而中或肆而隱名有

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存之者也夫經天下之公言也故我續子間

居儼然間音其動也徐若有所慮貌其行也方短步若有所畏禮其

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温温然如有就敬愛子之服儉以挈

無長物焉長刺綺羅錦繡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黃白取自

婦人則有青碧染之子宴賓無貳饌味不重食必去生味必適適中果菜

必禮中道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且今之事君也以佞道

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士不食曰非地道也皆保真鄉人有

窮而索者索求曰公於我乎取無擾爾鄰里鄉黨為也周禮五家為鄰

為鄉五我則不厭鄉人有喪子必先往匍匐反必後未忘子之言應

而不唱問則應唱必有大端人言所不子之鄉無爭者近易或問人

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父也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

登高不履危不乘悍悍馬悍不奔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鍾以

往曰吾非從太夫也從行畚布付反鍾楚合反銅川府君之喪喪父勺

飲不入口者三日勺音營葬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衣

衾而舉帷車而載飾謂漆飾也衾惟塗車芻靈則不從五世矣禮曰

於是立墳高四尺不樹焉孔子曰我東西南北之人子之他鄉舍人

之家主人出入必告既而曰矣適而無稟言人所動萬春鄉社折若

子必與執事翼如也執姐豆之事芮城府君起家除服為御史將

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清極直而無執直甚曰何

加乎子曰太和為之表清而至心為之內直而行之以恭守之以道

恭外退而謂重常曰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也言隋將顛非子曰婚

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

以財為禮正引古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納采問名納吉曰斯道也今

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夫為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

人以為詐我則好詐焉不為誇衒音若愚似鄙今人以為恥我則不

恥也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道行今之仕也以逞其欲厚已難矣

乎難致子曰更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其秦之餘酷乎問禮胥吏執

之以政教也看父有功賞邑而已非報之古者士登乎仕士謂俊造

仕為祿以報勞官以授德官則為天下設也子曰美哉公旦之為周

中說卷之三

也外不肖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
不肖不介意也亦謂攝位也曰者假周公為言也 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
臣相安而禍亂不作謂道制禮作樂也公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
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奉文武業必存我身所以寧國厚民 故遷都之義曰洛
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四者周公云也卜洛
修德易去 無功作五斗先生傳王績字無功子之弟也不遇時則從
志 子曰汝忘天下乎言未誌 縱心敗矩吾不與也責其敗人倫之法

中說卷第四

周公篇

阮逸註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怨攝政誅管蔡曲而當也 其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乎曲而當於理窮矣私而怨於性尺矣理 子曰聖人
之道其昌也潛 其弊也寢 漸也潛 聖人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
而不知其由也豐壘循環不絕貌顯諸仁則 溫考傳問嵇康阮籍何
人也嵇康字叔夜山壽學之自代康絕交其介局如此阮籍字嗣 子
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談名理不窮其變或 曰何謂也子曰道
不足而器有餘道不通則介故不足器 曰敢問道器子曰通變之謂
道可以變 執方之謂器則方 曰劉靈何人也劉靈字伯倫性營默
行曰死則埋矣 子曰古之閉關人也閉關翁藏身也此世 曰可乎
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一身可忘也天 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

此亦放而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
而非中道也陳守叔達也薛生叔
而爭者息何也也夫子講文中子薛生曰此以言化示法彼以心
化人道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其道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叔
善言叔德善聽同志房玄齡問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字子
善幽州牧劉賈使疇奉使于天子及迴賈為公孫寶所害疇哭賈墓而去魏相欲封疇二不受此節義人也子謂武德之
舞勞而決其發謀動慮經天下乎漢高祖廟奏武德舞狀下也謂昭
德之舞開而泰其和神定氣綏天下乎漢文帝廟奏昭德舞狀太原
府君曰何如子曰或決而成之或泰而守之吾不知其變也凡帝道
者有守之者樂舞象噫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也而巳德必
焉其變在文武相須萬世守于旦武之未盡善久矣其時乎其時乎
謂史談善述九流司馬談為太史故曰史談九流一儒家二道家三
九曲辰家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道消五

俗在致治者因而利之器而使之故不廢而同歸於儒矣長者言列
道無不容無不通也不廢則谷之有弊則辨之非真儒通變不能極
此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何常之有革執其方天下無善教偏執一
尼故曰存乎其人真儒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同無
機發必中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疇哉九疇一五行二五事三八卦
疑入庶證九五福皇極杜淹問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執小道亂
大經生之術盡迫小不知儒之道程元曰敢問幽風何也子曰變
風也幽風自節至王黍離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
相誚其能正乎誚非正風也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則然疑周公
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發乎情是至誠也止元曰幽風變風之未
何也刪詩何以幽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夷王下堂而見諸
豕變不復夫子蓋傷之者也周故終之以幽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
公能之故繫之以正周已變而以幽歌幽曰周之本也七月陳王業

本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王業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

本其惟周公乎繫之幽遠矣哉幽者正其本字乎遠也子曰齊桓尊

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管仲字夷吾濟桓公伯諸符秦舉天號

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前秦符堅得天下三分之二故或曰符秦逆

東晉在而堅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伯使征不庭符秦何逆上順下

借號是逆昔周制至公之命波定征之是至公也故齊桓管仲

不得而背也上順晉制至私之命行天下謂之互市故符秦王猛不

得而事也晉東遷中國無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

逆天命背人而事紂齊相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晉之罪也

符堅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子曰

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為乎見王猛功業知元魏之有主其孝文

之所為乎魏孝文治其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都洛邑太原府

焉曰温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

切齒焉則有由也温子昇字鸞舉拿魏國文翰性似靜而冥涂險其

未詳子讀三祖上事讀魏書也曰勤哉而不補也見同州府君無謂魏

周無人吾家適不用爾魏帝寶炬入關依字文子之家朝座必東南

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忘先人之國穆公自朱奔魏遼東之役子聞

之曰禍自此始矣楊帝大業八年征遼二百萬眾並陷九年天子不

見伯益讚禹之詞益讚十萬曰惟德動天無遠那公卿不用魏相諷

宣帝之事漢宣帝使趙充國擊匈奴魏相諷曰臣聞特天一王孝逸

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利物曰義子曰捨其所爭取

其所棄不亦君子乎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瓊曰樂

閑居退靜子曰靜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過益子曰過而

屢聞益矣凌敬曰樂逢善人好子曰多賢不亦樂乎薛收遊於館陶

魏有館 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微頽冉之器也微宿子之家言六經踰

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

道兼天地 理通皇極 炁見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 炁字伯光開皇中表 乞與學校然好自矜 戊為執政所仰著五經正 名十二卷行于洪 赫子曰何其多也炁曰先儒異固不可不述

也註傳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為多學而識之耶天下何思 而周歸百惠而一 致此尼父之學也 炁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 入

尼父之門矣 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禮樂本乎性情無邪則貌 恭而氣和恭禮也和樂也 凌敬

退子曰賢哉儒也以禮樂為問賢其學 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

之存乎漢高祖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 方此不忘武備而心在維繫也 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忘之萌

乎漢武歌云歡樂極兮哀情多此悔 悟前過忘形哀痛之語也 音路 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

之罪也秦不用詩書故 虛文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 老莊存太古之教 非適時之法非化俗之

為焉 故札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 釋氏本空寂之法非化俗之 梁主感焉故亡 音加

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聖人非不知大古之邪空寂之性然 而應物致理必有制焉 晉賢蕩梁主

也故虛行者爾 或問佛子曰聖人也 聖人之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 教也 西方化外可行非中 中國則泥 泥猶弱也 軒車不可以適越冠

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越舟而不車胡髮而 不冠古者夷不亂華 或問宇文儉子曰君

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之所深乎 儉事 銅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

父之子遊大樂 樂聞龍舟五更之曲 賜帝將遊江 瞿然而歸曰靡靡

樂也紂作靡上之樂 亡國之音也 作之邦國焉不可以遊矣子謂姚義盍管乎 仕

義曰捨道干祿義則未暇皆捨道 人 子曰誠哉 信有 或問苟或苟攸

子曰皆賢者也曰生死何如或死攸生 乙六反 子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苟

氏有二仁焉或字文若佐魏 祖有大功或謂魏祖且加九錫或曰本 起義兵所以正 朝安國也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魏

祖聞之不說或攸樂而死或從子攸字公達魏國初建參謀惟慳舉 事慎密雖子弟不能知魏祖常稱曰苟冷君之仁苟軍師之智又曰 令君舉善不進不休軍師夫惡不去不止熱或初仕漢 又亡則死攸攸蜀仕魏上存則主明道教時皆謂仁矣 子曰言而信

又亡則死攸攸蜀仕魏上存則主明道教時皆謂仁矣 子曰言而信

又亡則死攸攸蜀仕魏上存則主明道教時皆謂仁矣 子曰言而信

又亡則死攸攸蜀仕魏上存則主明道教時皆謂仁矣 子曰言而信

又亡則死攸攸蜀仕魏上存則主明道教時皆謂仁矣 子曰言而信

又亡則死攸攸蜀仕魏上存則主明道教時皆謂仁矣 子曰言而信

又亡則死攸攸蜀仕魏上存則主明道教時皆謂仁矣 子曰言而信

又亡則死攸攸蜀仕魏上存則主明道教時皆謂仁矣 子曰言而信

又亡則死攸攸蜀仕魏上存則主明道教時皆謂仁矣 子曰言而信

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賈瓊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已至誠雖未言人知其必信矣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性復靜雖未行人知必謹惟有道者能之有儒道者能如此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為衣冠裳履何撲而非便也裝貌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有深為冠所以莊其首也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檐如衣下曰裳檐如盛貌劍珮錡如帶劍示威響吉皆所以防其躁也威重有節則躁無則到反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令捨之曰不便是投魚於淵實猿於木也為禮便人別禽獸天下奮得不馳聘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質素不以董常歌郢枯舟言仁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過小人在子聞之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此比門簾也刺在不得志湯帝任辟邳公好古物蘇武封鐘鼎什物珪璽錢具不具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性今之好古者聚財聚珍異之器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子光

上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可會當其意有所商則居之耳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任意所適達也適在山子光退謂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與之變極乎道為至人死生不變薛叔問隱子曰至人不隱藏其天真高莫窺測其次地隱僻地山林其次名隱名昆朝而子謂姚義能交結或曰簡簡子曰所以為能也淡故或曰廣廣子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為能也泛愛中子謂晁唐率井田之序有心乎復古矣晁唐文帝曰五口之家服作者不過三人能耕者不過百畝古者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此井田之制也文帝不能行故漢致治不及三代文中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下之義列乎範者有四曰制制命也秦改命曰詔詔令也秦改令曰志志謂帝王有心於治道而未形乎制制曰策策求直言而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曰命命曰訓訓師曰對對曰讚讚曰議議曰誠誠曰諫諫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恢恢如天容物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子曰大制不割其上

湛然其下恬然湛恬皆靜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失與天下正之事凡舉一

同之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吾當假帝制自謂也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

不通乎此之謂帝制矣言二帝之典三王之誥文中子曰易之憂患

業業焉孜孜焉其畏天憫人思及時而動乎業又畏天孜孜門人易

繁師玄曰遠矣吾視易之道何其難乎知子笑曰有是夫終日乾乾

可也乾又勤不難視之不臧我思不遠又舉詩勉之使勤學易比載馳篇

為遠越公聘子子謂其使者曰存而行之可也姑存此聘禮即非

失歌于毫而遣之于毫衛詩美既而曰玉帛云乎哉在虛節子謂

房玄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欲速玄齡問立功立

言何如子曰必也量力乎量力子謂姚義可與友久要不忘禮賈

瓊可與行事臨難不變相友貴又臨事薛收可與事君仁而不佞董

常可與出處介如也事君貴正子曰賤物貴我君子不為也賈誼曰

私賤彼貴我好奇尚恠蕩而不正必有不肖之心應之理使薛宏請見六

經薛宏未見子不出門人或惑子笑曰方好古博雅君子則所不隱言

非好古者子有內弟之喪內表不飲酒食肉郡人非之非其子曰吾不忍

也賦載馳卒章而去鄰國詩卒章云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尔鄭和

未見諸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彼謂文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

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

舊理子曰我未見勇者或曰賀若弼子曰弼也疾焉得勇勇於義

勇於力曰矣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知故自勝者雄自勝故問

勇子曰必也義乎凡勇不得其賈瓊曰甚矣天下之不知子也子曰

爾願知乎哉姑修焉天將知之况人乎孟子曰尽心者知其性也知

亦知聖人賈瓊請六經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墜也子曰爾將為名乎

有美玉姑待價焉符明王出當揚玄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

身則爾父不陷不義

問忠子曰孝立則忠遂矣楊素賢則

中說卷之四

中說卷之五

問易篇

阮

逸

註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况吾儕乎聖人終身立易中劉

知易在身也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但談易文子不答退謂門

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所謂易在魏徵曰聖人有憂

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

乎徵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憂疑出乎

性之欲也聖人性不憂而人以為憂者以天下之情為疑也故聖人應物以迹復性以

無疑而人以為疑者以天下之情為疑也故聖人應物以迹復性以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前云有憂疑後云子曰徵所問

者迹也舉天下物情之動吾告汝者心也以一天性之本台心迹之判

久矣判分也自周公已來心迹分故曰又矣夫堯禪舜仁禪禹以

心言之亦一也其所以舜之者迹也湯伐桀武王伐紂以堯舜之

周也而迹不應乎天下蓋時異耳使周孔居禪之時則舜禹也居伐

周也而迹不應乎天下蓋時異耳使周孔居禪之時則舜禹也居伐

周也而迹不應乎天下蓋時異耳使周孔居禪之時則舜禹也居伐

周也而迹不應乎天下蓋時異耳使周孔居禪之時則舜禹也居伐

之時則湯武也文中子不得其時兩存心迹聖矣哉吾獨得不二言乎言周公仲尼於常曰心

迹固殊乎疑二言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自汝觀言自彼也而適

造者不知其殊也適造謂我適至於道乘時而用各云當而已矣謂

則行時止則止各當而已當丁浪反則夫二未達一也言則二道則

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李播亦門天

下皆歸焉而不覺也聖人之道常存於天下然文中子出非其時故

先覺覺後知使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

文中子曰志以成道言以軍志道出乎志也雖未詔天詔其見王

者之志乎詔行天下則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

令而不可易恤人故皆應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

言詔知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續書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

不私憫世病不勞而不倦勞心問賢其惟策乎苦漢武帝子曰續書

之有命遂矣天爵人爵皆為命也遂者言非其有君臣經畧當其地

乎命其地必其有成敗于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言命之

得已而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經畧道甚大物不廢高逝獨往中權

契化自作天命乎天下懸於已故文中子曰事者續書其取諸仁義

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事由師然亦何常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

下之身受天下之訓言不惟師也天下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

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民間之事君皆行焉民文中子曰廣仁益

智莫善於問續書乘事演道莫善於對續書有對非明君孰能

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其因宜取類無不經乎營洋洋乎晁董公

孫之對晁董對策云三王臣主俱賢合謀相輔莫不本於人情也董

之所為也公孫弘對策云致利除善燕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文中

子曰有美不揚天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續書所

以進善不暇天下有不妥哉言無不安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續書

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合宮總章皆明堂異名也衢室當衢為室以時民言也官子曰堯開獨室於民也

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為哉恭已南面而已言黃帝堯舜得天下謀議為理子曰人

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所以有誠

也續書有戒切而不指切至勤而不怨曲而不諂直而有禮其惟誠乎勤

而已矣續書有謀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

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不差跌國徒結反取泰於否

易昏以明非諫孰能臻乎言遂事亦可諫文中子曰晉而下何其紛紛多主

也紛不姓吾視惠懷傷之惠帝政由賈后為趙王倫所篡懷帝蒙塵於平陽為劉聰所害捨三國將安

取志乎此又明續書有志也三國何其孜孜多虞乎雖有士志而無制吾視

桓靈傷之漢桓帝諱志梁異執政權傾天下靈帝諱宏黃巾賊起董卓作亂捨兩漢將安取制乎七

之主可以垂法此子謂太和之政近雅矣太和後魏孝文帝年號也

又明續書有制也中國久無定主孝文立二十餘年造明堂祀國

雅一明中國之有法中國久無定主孝文立二十餘年造明堂祀國

孝明皆能修太和之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穆公虢子八年始仕焉

政是中國之法也虢王肅及閔朔未幾孝文崩虢亦卒借其道未及行也程元曰三教何如儒老子曰政惡多門

久矣教不一則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聖賢出則異端自

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爾真君後魏太武年號也特

武帝年號也毀釋老二教隋公輔政時更興子讀洪範安康後周

極謹義音黨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洪兼五皇極若義貴中道爾致中天

和之物也教雖三而人則一矣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使民不倦

賈瓊習書至鄧暉之事問於子曰敢問事命志制之別鄧暉王莽時

久長神器有命不可虛受上天垂戒欲誤陛下宜即位莽於晉暉

令歎病暉罵曰所言皆尺命也非狂人造焉莽終不敢害事者謂行

事之迹也命者謂事應天命者也志者謂志蓋於心也制者謂志行於禮義者也

其道焉志事吾著其節焉節守一身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

遺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

體其節之謂乎子聞之曰疑其知書矣子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

制乎非仁義發中不能濟也事與志發乎中命與子曰達制命之道

其知王公之所為乎其得變化之心乎已形於外則達志事之道其

知君臣之所難乎其得仁義之幾乎發於中則子曰處貧賤而不懼

可以富貴矣無損變必不驕稱其思可以從政矣思及賤况交遊稱

其信可以立功矣推而廣子曰愛名尚利小人哉未見仁者而好名

利者也特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詩既篇卒章

泫然曰先王之制不可越也喪不可過必俯而就之楚公問用師之

道子曰行之以仁義仁必也至仁伐不曰若之何決勝言仁義何子曰

莫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責其知勝人以道子見耕者必勞之慰其

聲見主人必悅之悅俯後鄉里不騎不騎雞初鳴則盥嗽具服內則

母禮禮銅川夫人有病子不交媵者三月人問者送迎之必泣以拜

喜禮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若史記先黃老記註興而史道誣矣

若裴松之主三國志是故惡矣異端者述之而薛收曰何為命也子

曰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天時人事稽合日

無所逃乎事有不虞之譽是時與之吉也事有求全之毀是時與之

凶矣非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命惟君子非聖人孰能至之哉性

以至命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元命包子曰至矣易者性命

易則賈瓊曰書無制而有命何也魏而下續書子曰天下其無主而

有臣乎

漢制以仁獨曰

曰兩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盡美於邨人

乎

漢主本以

志其慙德於備物乎漢末德不備薛收曰帝制其出

王道乎

問漢制出三

子曰不能出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昔之道

若三王是也

後之帝者以

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跡

譎

邨人之

則正維霸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天下已熟祭

故漢因之

不得

政則有簡董傳舒曰秦豈若唐虞三代之純懿乎帝

三王各

實稱

是以富人則可典禮則未漢富民之術可稱薛攸曰純懿遂

亡乎

疑二帝三王

子曰人能弘道焉知來者之不如昔也後來聖人

矣

安知其無純懿

子曰李靖智勝仁程元仁勝智五行之秀有偏故

仁勝智

惟此為然

子曰董常幾於道可使變理五常具則無幾乎聖

變

賈瓌問何以息誘

子曰無辯勿以曰何以止怨曰無爭勿與

子謂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

一時霸其國為功雖近

子在蒲蒲中郡

河之中

隋為

開遼東之敗元大業八年隋謂薛收曰城復于隍矣易泰卦上

其命亂也

賦免爰之卒章

子曰好動者多難難去聲小不忍

致大災

如此

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易變易也功

凶生乎

動變動者聖人適時之用也無變則功不可大故因

故夫卦

者智之鄉也

動之序也

薛生曰智可獨行乎言

為智獨則謂

子曰仁以守之

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

乎哉

智不能亡

子曰元亨利正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元仁也亨禮

信也

運之以

子曰佞以承上殘以御下誘之以義不動凡佞人殘人

董常死

子哭之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

曰吾悲夫天之不相

道也

董常弱冠而死門人亞聖者也

之子歿吾亦將逝矣夫喪斯

不久

明王雖興無以定禮樂矣

子讚易至序卦曰

生

後無人助行周孔之道

去聲後唐太宗議禮樂子讚易至序卦曰

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序卦論行六十四卦也時行時止

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則終卦止說一卦也守

名實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也謂相安已上皆因贊易而言也

可致乎子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見矣古道備在

也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續書所以文中子曰王澤竭而諸侯仗義矣續詩所

戰智不戰而屈人王國戰義禁民為非帝國戰德仁者無敵於天

國戰無為安見其有為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與義則道

又焉取帝名乎道不抗難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此言名實散則

子曰多言德之賊也有德則多事生之難也保生者薛方士未見

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責其大剛也

終必也言之無罪聞之以誠言逢惡遇邪當譎諫喻之或問韋孝寬

韋叔裕字孝寬後周武帝臣也子曰幹矣此齊攻雍州孝寬守之不問揚惜揚

臣也惜於團反子曰輔矣惜以朝章國令為務不宇文化及

問天道人事如何化及隋古將軍述之子也子曰順陰陽仁義如斯

而已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人相與則故君陽

故云守仁義臣陰陽為仁陰為義此人事所以二天道也化及有無君之心

以戒之爾賈瓊為吏以事楚公未君命故云事楚公將行子錢之

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無介就而無諂泄就其身

汎乎利而諷之無闕其捷凡汎因所利而取禍瓊曰終身誦之子曰終

身行之可也不性事人也子曰元經其正名乎正帝皇始之帝徵天

以授之也皇始後魏道武帝號也始有中原晉宋之王近於正體晉

至劉宋中國無貞主則於是乎未忘中國晉宋皆舉兵中穆公之志

也晉陽穆公作政大論言帝王之道元齊梁陳之德德斥之於四夷

也經所以帝元魏而斥齊梁蓋其志也

也經所以帝元魏而斥齊梁蓋其志也

也經所以帝元魏而斥齊梁蓋其志也

也經所以帝元魏而斥齊梁蓋其志也

也經所以帝元魏而斥齊梁蓋其志也

也經所以帝元魏而斥齊梁蓋其志也

也經所以帝元魏而斥齊梁蓋其志也

也經所以帝元魏而斥齊梁蓋其志也

也。以明中國之代。太和之力也。後魏孝文帝太和元年。南齊中。國始尊元。曰。改元立號。非古也。後文帝始改中。其於彼心。自作之乎。彼漢以心。子曰。彼有以自守也。處上橫議。非天下公道。無所驕無所輕。薛生曰。殤之。後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興乎。和帝在位十歲。寶憲不執。傷帝二歲。此不續元經。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也。復與也。傾耳以。聽。拭目而視。待之故。假之以歲時。自涼和綿綿至栢靈。栢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曹操舉兵。吳蜀繼作。文明之際。魏制其未成乎。魏文帝明。吳蜀一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晉武太康元年。同。君子曰。帝制可作矣。而不免振。太康三年。劉毅此帝為。故永熙之後。君子息心焉。曰。謂。之何哉。太康十一年。武帝崩。傷駘。詔輔。元經於是不得已而作也。臣賊子。豈好辯哉。誠不得已也。亂。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絕矣。子。

曰。王者之迹。想然後。詩元經興而帝制亡矣。元經作於續。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古者列國。歌頌皆貢于王。若天子不採風。古有採。樂官。不達雅。古為詩。樂為。國史不明。變。得失之迹。嗚呼。斯則久矣。人詩存。空文而其詩。可以不續乎。漢而下。風化不傳於。實廢矣。詩故君子不可不續。

中說卷之五

中說卷之六

禮樂篇

阮逸註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正禮樂必革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

貴乎王道盛則可以制禮作樂明哲君子必得公輔崇貴之位乃助成王道也賈瓊薛收曰道不行如之

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奚謂不

行亂世道不能濟天下則修身以正家可矣子謂任薛王劉崔盧之昏非古也何以視譜

古者氏族家譜所以標門地謹昏姻也任姓出黃帝六代孫大壬薛姓出黃帝六代孫奚仲居薛此二姓同譜崔姓出黃帝六代孫奚仲居薛此二姓同譜昔古禮不通昏也文中

子曰帝之不帝久矣漢有王於濟者號王氏此二姓同譜昔古禮不通昏也王孝逸曰敢問元

經之帝何也三代稱王故春秋書王以尊天子稟正朔也秦漢稱帝則元經書帝以尊中國而明正統也子曰紜

名索實此不可去實也或問謝安子曰簡矣謝安字安石為東晉相久富貴而

矣實道也名或問謝安子曰簡矣謝安字安石為東晉相久富貴而

東山此簡問王道子曰敬矣王導字茂弘事晉元明成三帝為相

溫嶠子曰教人也嶠字太真與王導平王敦蘇俊之亂皆有功初鎮

王導此果毅可問桓溫子曰智近謀遠鮮不及矣溫字子元為晉將

知矣嶠渠廟反問桓溫子曰智近謀遠鮮不及矣軍破李勢平符健

而有功為大都督又此伐不已為纂垂所敗歸賈瓊問群居之道子曰

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外雖同而內必正內雖異曰可終身而行乎子

曰烏乎而不可也烏何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而外不殊俗夫如此

故全也知道可與適道者也不失真可與立者也繁師玄曰敢問稽

古之利子曰執古以御今之有乎今之有之矣故必稽古子曰居近識遠

處今知古惟學矣乎孔子曰吾非生而知子曰恭則物服儼然人望

懇則有成其意誠平則物化物亦公焉子曰我未見平者也隋政或曰

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為子曰不可行也行仁必以或曰禮豈為我

輩設哉阮籍子不答既而謂薛收曰斯人也旁行而不流矣旁行一

流通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之道斯為美也有若孔子文中子曰

制之主道斯盛矣七制生薛收曰何為其然子曰嗚呼惟明王能

訓續書收曰無制而有訓何謂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乎大臣之

命尚正乎若孝武之制未亡霍光之命尚正則可以訓前漢諸帝也

無制而有訓天下其無大過矣否則蒼生不無大憂焉若昌邑王不

起則必有兵爭薛收曰讚其非古乎薛子曰唐虞之際斯為盛大

禹臯陶所以順天休命也益贊于禹文臯文中子曰議天子所以兼

采而博聽也續書唯至公之主為能擇焉公朝共議文中子曰誠其

至矣乎續書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盂盤盂

荀子曰君者盤也水者民也盤圓則水勒於几杖定傾皆戒也居有

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功乎常念日新杖危薛收曰諫其見忠臣之

心乎續書其志直其言危志直若周昌云口不能言心知不可是也

言危若樊噲云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

趙高之事乎

趙高之事乎

是子曰必也直而不迫危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為乎不迫若賢道
也者皆云天下治臣獨以為未是也知命言不危也非忠順狡乎逆上吾不與也不直也
故曰逆狡古巧反賈瓊曰雲哉漢武未嘗從諫也子曰孝武其生知
之乎雖不從未嘗不悅而容之子言漢武大醉生知不由人諫而理
策賢良補林大畧此皆天縱也如汲黯故賢人攢于朝直言屬於耳
斯有志於道故能知悔而康帝業賢人若仲舒甲公故臯相如嚴樂
辨論之是攢于朝屬於耳也晚年下詔寬用兵之梅封可不謂有志
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是知悔而帝業康也攢于朝反可謂有志
之主乎續書所子曰姚義之辯李靖之智賈瓊魏徵之正薛收之仁
程元王孝逸之文加之士子各得一長申之以禮樂可以成
人矣既固至必能成之禮子謂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京房字君
之學以其直日用齒本姓李氏而輯自推律改為京氏郭璞字景
純好陰陽筭術被髮銜刀音坐誅三子並乘正經亂人倫者也
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冠三十而昏成

正家不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亦言喪祭
可廢也喪禮廢天下遺其親也傷時發禮也又曰祭必自其祖此四禮越公問政子
曰恭以儉楊素驕侈邛公問政蘇威封邛國公為子曰清以平臣貴
位老引其子夔預朝政非安平公問政李德林封子曰無闢人以名
德林文季擅名然多自負見子謂薛收賈瓊曰春秋元經其衰世之
毀于特故規之使無闢名子謂薛收賈瓊曰春秋元經其衰世之
意乎義直而徵言曲而中直徵曲中蓋越公初見子遇內史薛公曰
公見王通乎楊素問薛道衡薛公曰鄉人也並家河東是其家傳七世矣家傳皆
有經濟之道而位不逢不逢明時越公曰天下豈有七世不逢乎薛公曰
君子道消十世不逢有矣武宣孔子自非父何嗣厲公及正考甫佐戴
年不遇明時三越公曰奚若其祖公曰王氏有祖父焉有子孫焉雖
十年為一世自長安世蒲州關吏陸逢止之曰不可以遜我生民也陸逢賢人子
久於其道鍾美於是也是人必能叙彝倫矣彝倫叔子出自蒲關

自長安世蒲州關吏陸逢止之曰不可以遜我生民也陸逢賢人子

為之宿翌日而行子知其賢意在生民故特為宿未忍去音翼陸逢送子曰行矣江湖鱣

鯨非溝瀆所容也聖道大非群小所知程元曰敢問風自火出家人

何也易彖子曰明內而齊外齊明故家道正而天下正治國者子曰

仁義其教之本乎立人之道曰仁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

韓愈曰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然子曰禮其皇極之門乎聖

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節門南向使人出其得中道乎解上文故

能辯上下定民志上不福下不替上或問君子子曰知微知章知

柔知剛易係曰君子不器何如子曰此之謂不器此微章柔文中

子曰周齊之際王公大臣不暇及禮矣此齊高洋至高緯二十八年

十五年日尋干戈雖有名臣豈暇及禮義哉獻公曰安康天子失禮則諸侯脩於國諸侯

失禮則大夫脩於家周東廷邦禮喪韓宣子適魯曰周禮在魯矣此

衛反魯乃是禮樂禮樂之作獻公之志也禮論樂論蓋惟程元問六

經之致續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書起於漢高續詩以辯六

代之俗六代詩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晉東廷故南朝推運晉者

原故北朝推運晉者以北齊周隋為正統於是南北二史夷虜相編

而天下疑矣元經者所以尊中國故中國無主則正統在晉宋中國

有主則正讚易道以申先師之有申明十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後

有不合周公制作如斯而已矣程元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夫

子何處乎處居子曰吾於道屢伸而已言我亦不作亦不述蓋以微

言其所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

老子曰坐進此道書行性唯難坐之行之一也而有得子曰見而

有不得有至有不至此言人性差殊各由所習遂相遠也子曰君

存固所見而未若不見而存者也不待見而心中常存之猶言子曰君

子可招而不可誘可以禮招不可棄而不可慢棄謂道不同輕譽者

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四者任情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

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不與之交子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踈近而

不狎類如也類如不狎持之貌子遊汾亭坐鼓琴君子不去琴瑟有舟而釣者

過曰美哉琴意聞琴知意傷而和怨而靜傷怨和靜乃在山澤而有

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四嶺也野賢人隱於子

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

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所傳南風去則存矣而

鼓拽而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播鼓武入于河擊磬襄入于海固

有之也掌鼓擊磬之官武襄是其名也魯哀公遂志其事作汾亭撰

焉文中子推此操子之夏城絳州有夏城縣薛收姚義後遇牧豕者問塗焉牧者曰

從誰歟薛收曰從王先生也牧者曰有為有為則飛于天有魚有魚

則潛于淵一本作泉後唐諱也知道者蓋默默焉牧者亦隱士也意謂魚

而子聞之謂薛收曰猶善可矣斥牧音不有言乎誰明道乎既云知道

善其身必當言于天下使明而行焉子不相形不可以貌取不禱疾無妄之疾不卜非

義何不疑子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福不避死義三者常又中子曰

記人之善而忘其過温大雅能之深而私能容物處貧賤而懾魏徵能之

遂能聞過而有喜色程光能之好學亂世羞富貴實威能之實田侯反

慎密不出董常能之時知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夫子之道何其早成也

叔達出遇程元寶威於塗困言之程元曰夫子之成也吾儕慕道

久矣未嘗不充欲焉所問道必充其欲遊夫子之門者未有問而不知求而

不給者也凡登門者皆充欲詩云實獲我心蓋天啓之非積學能致也言亦

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為長生孝長生何

非志李蓋天縱生知尔子聞之曰元汝知乎哉天下未有不學而成者也必

為甚矣人之無厭也秦皇漢武無厭妄求或問嚴光樊英名隱光字交

以與漢光武同學除為諫議不說耕於富春山此並不求名而隱故曰

名子曰古之避言人也言而巳問東方朔朔字曼倩漢武帝時為

曰陸沉於俗世金馬門子曰人隱者也說迹混俗不自求別子曰自太伯虞仲

已來天下鮮避地者也占公長子太伯次虞仲少季歷季歷孟曰有

子光天隱者也無往而不適矣因言數人其隱則一而道德相遠或

惟天隱浩然太虛孰為名孰為俗孰子曰遁世無悶其避世之謂乎

可不能齊也不可齊致則文中子曰小雅盡廢而春秋作矣四夷

曰元經所以續而作者其棄世之意乎春秋之法子在終出子

野遇陳守叔達時為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將之夏城縣陳守令

東息役見其師董常聞之曰吾知夫子行國矣未嘗虛行也漢置

子曰瓊汝將閉門却掃歟不知緘口而內修也古人杜門却掃者

而無為運奇一時之用文中子以為知言者遠者文中子曰其名彌

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之矣此人即謂仲長子

安之者委物以能不勞仲長子光字不曜董常字履

常子曰稱德美子之叔弟績字無功子曰亡朋友之職也朋友呼而

字之曰保名子聞之曰薛生善字矣靜能保名有稱有誠薛生於是

也立神人無功非爾所宜也常名之作博奔官不仕季弟名靜薛叔

字之曰保名子聞之曰薛生善字矣靜能保名有稱有誠薛生於是

也立神人無功非爾所宜也常名之作博奔官不仕季弟名靜薛叔

字之曰保名子聞之曰薛生善字矣靜能保名有稱有誠薛生於是

也立神人無功非爾所宜也常名之作博奔官不仕季弟名靜薛叔

字之曰保名子聞之曰薛生善字矣靜能保名有稱有誠薛生於是

也立神人無功非爾所宜也常名之作博奔官不仕季弟名靜薛叔

字之曰保名子聞之曰薛生善字矣靜能保名有稱有誠薛生於是

也立神人無功非爾所宜也常名之作博奔官不仕季弟名靜薛叔

字之曰保名子聞之曰薛生善字矣靜能保名有稱有誠薛生於是

也立神人無功非爾所宜也常名之作博奔官不仕季弟名靜薛叔

乎可與友也表德則稱之末有可稱則誠之蓋益友矣

中說卷第七

述史篇

阮逸註

子曰大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沒稱焉大熙晉惠帝元年也巴後至十六國

載記及南北史有索賈楚公作難賈瓊去之楚公作難賈瓊去之楚公作難賈瓊去之

立不易方矣常對象云也瓊温彦博問知子曰無知為問子答以無

知是知也問識子曰無識如愚彦博曰何謂其然子曰是究是圖實其然

乎棠棣詩箋云汝際彦博退告董常七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

之則也大雅皇矣篇云不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謂大有一國之作

焉謂國有神明之作焉謂吳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幽其樂而不

淫乎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聘魯觀周樂聽小雅曰思而不貳怨

音洛子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鳥何也小雅

菁者義皆言先王之德也故天保已上治內采薇已下治外後王能修先王之政仲尼刪請謂雖不及先王之天然亦不失其政故曰小

雅言政之小者也季子所听云思而不二然而不言則不謂變雅者也

也幽厲之世因與政家殊俗斯變雅作矣然有先王之遺民不敢怨

一亦由先王盛德使然文

中子曰周之盛也何衰乎

馮文誤也當謂爾索周南關雅樂而不雅

古文元樂文中子辨季札必知樂此文之誤耳子曰太和之主有心

哉後魏孝賈瓊曰信美矣子曰未光也

經作君子不榮祿矣

習書續書告於子曰吳蜀遂忘乎

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

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

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並

國不敢以訓之

及宋末忘中國故帝之至齊

其德歸箋云今政

亂憂病必有之

國各受先王之道

王之謂之何哉

始有中元是歲丙申皇后元年當東晉孝武帝

盡太元二十一年也然元經尚以安恭紀年

中國也

善政之命未敢

問卒帝之何也

得其恒也

子曰穆公來王肅至而元魏達矣

為平南將軍皆預國政

非至公不及史也

書隋九年春帝正

月晉安齊樂陳亡

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

衣冠禮樂之所就也

永嘉

及宋末忘中國故帝之至齊

其德歸箋云今政

亂憂病必有之

之後江東貴焉晉懷帝永嘉二年琅邪王濬自徐而卒不貴貴猶無

人也元明成三帝二十餘年賴王導為之左江東復振安卒後相玄纂位

多賢人使然齊梁陳於是乎不與其為國也子猶與之也至齊梁

立故曰不與其為國也及其亡也君子猶懷之子猶與之也至齊梁

曰晉宋齊梁陳亡具五以歸其國歸晉且言其國亡也春秋書梁亡

東亦然不任賢不修典禮尚濫嗚呼棄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南朝

道叔恬曰晉宋亡國又矣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子

不欲其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宋祖劉裕平相玄慮

燕擒慕容超伐後秦姚泓平洛陽修謁五陵留子義真守長安此復中國志也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齊梁

陳以歸其國也其未亡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禮樂安在齊梁陳

樂但自謀立故君子至公及其已亡則君子與其國焉曰猶我中國

之遺人也已亡謂晉宋禮樂猶存宋王之化衣冠猶有中叔恬曰

問其志文中子泫然而興曰銅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廢銅川子之

衰要論言六代書五國並時而亡蓋傷先王之道蓋墜故君子大其

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為血杜篇云

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血杜篇云血杜篇云

猶此汝知之乎此元經所以書也所以書五文中子曰漢魏禮樂其

未不足稱也未謂未然書不可廢尚存近古對議存焉續書有對議

卿公問諸儒經義厚于俊馬昭等對曰三王以德化民三王以禮為

治是也議若夏侯玄議時事曰銓衡臺閣上之分孝悌問里下之分

是制誌詔冊則幾乎典誥矣制發於君心也誌臣下誌君之善也誥

二典辭收問仁子曰五常之始也五常一曰仁在乾四德為問性子

曰五常之本也本謂善也孟子曰人性無不善孔問道子曰五常一

也性善其道一也禮賈瓊曰子於道有不盡美乎言天子以門人不

以首教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殛也言三才五常之道

之乎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殛也言三才五常之道

也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殛也言三才五常之道

也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殛也言三才五常之道

也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殛也言三才五常之道

也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殛也言三才五常之道

也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殛也言三才五常之道

也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殛也言三才五常之道

也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殛也言三才五常之道

也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殛也言三才五常之道

有為之教吾盡之矣如要無為則或力不足者斯止矣智不及則有退藏於密不能盡焉此謙辭也裴晞問穆公之事名事則未詳子曰舅氏不聞鳳凰乎覽德暉而下何必懷彼也晞之中子之舅也鳳翔千叔恬曰穆公之事蓋明齊魏言續書之事非為穆公而已蓋明南齊篡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其勞也應聘列國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仲尼此勞也然天行健君子未嘗暫暇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自強不息豈敢違天焉知後之視今不如今之視昔也勤道亦勞將識人壽幾何也溫大雅問如之何可使為政子曰仁以行之寬以居之深識禮樂之情若周公敢問其次子曰言必忠行必恕鼓之以利害不動若孟軻又問其次子曰謹而固廉而慮孟軻之焉自保不足以發也若伯夷叔齊是子曰降此則穿窬之人爾孟軻之焉自保不足伯夷叔齊之謹固則是功若漢之張禹子曰宗祖發而氏姓離矣朋友廢而名字亂矣華之類滿負相位實非及氏之政也

小宗同尊其祖所以親族不離朋內史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涉交相字以表其德所以稱謂不亂溺矣薛道衡自謂文中子離席而拜曰取賀丈人之知過也薛公因執子手喟然而誄曰老夫亦何異之子振頰謂六朝文弊子將之陝河南陝縣唐置門人從者銜劍焉被于路子止之曰散矣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門人乃退秦房詩曰知我者謂我心子曰壯于趾而已矣大壯初九壯于趾子曰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孟子曰君子勞賈瓊問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有常答以家象王孝逸謂子曰盍說乎說游子曰嗚呼言之不見信久矣困卦繇云周公之詞也吾將正大人以取吉尚口則窮也且致命遂志其唯君子曰困卦繇云正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文終乎故止於陳亡先王之道掃地而求於是乎天人備矣春秋王次

是天之道參焉孔子因天命之窮仲淹因人事之極薛收曰何謂也子曰天人相與之際
甚可畏也此董仲舒解故君子備之于日可與共樂未可與共憂可

與共憂未可與共樂吾未見可與共憂樂者也樂謂守成也洽成則

也事初則與民同患凡可與守成者難與慮始苟成王初疑周公是

也可與慮始不可與守成若范蠡終辟勾踐是也有始有卒維全也

音洛二帝三王可與憂矣堯禪舜舜禪禹禹禪湯湯禪武王

共與而天下之道子曰非君子不可與語變孔子曰可與

權子讚易至于革歎曰可矣其孰能為此哉大業至初九曰吾當之

矣又安行乎革初九曰輦用黃牛之薛收問一卦六爻之義子曰

也者著天下之時也也餘六卦為六十時而小言之六時而已

爻也者德天下之動也也趨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

誰能過乎天時則凶收曰敢問六爻之義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

學文莫志也對曰尼父之經夫子之續不敢始也始息子曰允矣君

子展也大成車攻詩云也允信展居而安動而變可以佐王矣居而

與立也動而變可與也董常之喪子赴洛常死道於鴻山河有鴻池縣唐

人不授館子有飢色坐荆棘間讚易不輟也謂門人曰久矣吾將輟

也輟讚而竟未獲未獲不知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憂窮而不懼通

能之斯學之力也主人聞之召舍具餐焉世俗亦知非常賈瓊請絕

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不可絕之接之端瓊曰然則奚君子曰莊

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亂世當文中

子曰賈誼天孝文崩則漢祚可見矣賈誼言十八上書孝文帝謂祚

崩使漢祚不及三代之祚誠以此尔子曰我未見謙而有怨亢而無辱惡而不彰者也

然之理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稟也子曰有天道焉者地道焉有人

道焉此其稟也策今董常曰噫三極之道稟之而行不亦煥乎極者

也子曰十二策若行于時則六經不續矣董常曰何謂也子曰仰以
觀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極吾暇矣哉足以其為其有不言之教行
而與萬物息矣堯民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文中子曰天下有道聖人藏
焉故關天下無道聖人彰焉得已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反一無跡
庸非藏乎反一謂反復一性也復靜則方慮何有老子曰歸根曰靜
因貳以濟能無彰乎二謂異端也異端垂乎大義我則關之尔如尼
貳奉仁義以濟之文中子因亂華之二尊元經以濟之蓋有為之典也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一說
魯國周公禮樂之地文中子周之後故慕焉董常曰將冲而用
之乎冲虛也老子曰道冲而用之子曰不來官達而
而天地之理得矣易簡言無為也道冲用則杜淹問七制之主子曰
有大功也注見問賈誼之道何如子曰群疑亡矣易群疑亡也或問楚元王子
書文帝曰法與二十余年當更秦之法定各禮樂

曰惠人也惠才惠也元王名交好書多才嘗與魯中公曰公穆生司
問河間獻王子曰智人也智謂能周防也獻王名德好收書與朝廷
禮樂服儒術帝策問天下餘事王問東平王蒼子曰仁人也仁謂樂
對以道將得事之中立是智也問東海王強子曰義人
名蒼明帝重之位三公上蒼意不安上疏歸問東海王強子曰義人
藩帝問處家何樂蒼曰為善是仁也問東海王強子曰義人
也光武太子各強母郭后有後明立蓋強誅之也故曰義
保終榮寵亦宜矣言四王曰善終子曰婦人預事而漢道危乎呂
梁后產祿之擅權葬大臣均權而魏命亂矣司馬宣王與曹爽爭諸
后不順而晉室隳矣惠帝太子趙未加此非天也人謀不臧咎矣
夫天謂曆數也人謂典禮也漢魏晉曆數不及夫二代者典禮不修故也此是人謀不臧之咎

中說卷第七終

廣政戊午



